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

香港佛教人物誌 寂慧

香港佛教，是如何一個大題目，範圍如何廣大，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的佛教如何關係密切。如此大範圍的課題，豈是個人或單獨團體能擔起。當然有無數英雄前仆後繼參與其中，這些英雄，有有名的，無名的，學問好的，發大心的，任勞任怨的，私心重的，不怕犧牲的，有聖的，凡的，紛紛用心為當地佛教打拚。彷彿天上的菩薩星，約好下降人間，發願普度眾生，為世上其中一小角落的佛教，奉獻畢生精力。同樣在世上每一角落，皆有不同的繁星下臨，因緣好的，可為當地佛教爆發光彩，因緣不具足的，便寂寂無聞，或消失在暗夜中。此起彼伏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不斷輪迴，掙扎。

其中，有幸能靠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業，為人稱道，注意；或是能作專門技能，如講經，唱誦等，吸引很多信眾；亦有努力弘揚，卻沒有人支持，參與，落得寂寂無聞；亦有胸懷大志，苦無資財及同道的協助；亦有名成利就後改變初衷，陷落於名利私慾中，無法翻身。這些有名無名的英雄，同樣為當地佛教付出不少努力，甚至犧牲健康、生命。同一目標，卻不同的際遇，千差萬別。有同德同心，為了佛教而走在一起，亦有爾虞我詐，看同路不起，或視為仇敵。

有資深學佛者，大隱隱於市，不為人知；有參與多個道場，團體，奮力發光發熱，大多「即興」賣力，沒有具體目標，長遠規劃。各人默默靜待，靜待大德出世，領導群倫，他們可歸隊，安心立命。只待有人振臂一呼，將佛教命運扭轉，從此踏上佛道。在這等待日子中，仍有不少英雄竭盡所能，留給後人記上一筆，這便是香港佛教人物誌：

1. 杯渡禪師——香港佛教的創始者，南北朝時期道經香港，暫駐錫青山，隨緣說法度生，由一群無名英雄擁護，創立杯渡寺，靈渡寺。

偶然的因緣，佛教在香港播下種子，靜待發芽。從是以後，未見有任何佛教活動、消息。直至二十世紀初，佛教真正的萌芽，開始興盛，可是，從杯渡禪師直至二十世紀，難道真的沒有一點佛教活動嗎？如此漫長的時間，不聞佛法，民眾醉生夢死，實是可憐。可是，不太可能沒有有心人出來弘揚佛法，也許只是沒有文獻記載，也許沒有什麼重大事故，被歷史遺忘了。佛法難聞，此可證知。當中必有大心之士努力延續佛法慧命，得以不滅，靜待因緣成熟，讓佛法爆發。而這些大心之士，正是歷史中的真正無名英雄。

2. 凌雲寺——建於明朝，大多時供私人作靜修之地。至二十世紀初，由妙參法師住持，開創女眾叢林，並於大帽山建圓通寺，作男僧眾道場。一九一九年，於凌雲寺作全港首次傳戒活動。1933年開辦凌雲佛學研究社。惜自此以後，後繼無力。

3. 寶蓮禪寺——矗立在大嶼山昂坪的大平原上。從靜室發展成大茅蓬，最後成一大道場，十方叢林，其間的天壇大佛，舉世著名，是香港佛教的重要地標。一九二七年，寶蓮禪寺、凌雲寺、青山寺協議輪流舉辦傳戒，每三年一次，經歷日本侵華、國共內戰，仍堅持不

輟，至七十年代，凌雲寺和青山寺先後停辦，只有寶蓮寺能堅持下去。

一九一一年，大悅、頓修、悅明三位禪師，從惠州羅浮山來港，至昂坪，蓋大茅蓬。十方雲水僧到此，一粒同餐，種山蘇，置法器，草創禪門模範。後迎請紀修和尚住持大茅蓬，擴建為十方叢林，定名寶蓮禪寺，依鎮江金山寺律儀，開單接眾，是香港第一所男眾十方叢林。紀修和尚為第一任住持，得觀音山妙參長老及青山寺顯奇和尚之助，開始傳戒。

第二任住持筏可大和尚，任期長達四十二年，期內興建大雄寶殿，決定筹建天壇大佛。兼任青山寺住持。任香港佛教聯合會創會理事長及第一屆董事會主席，並連任四屆會長，期間筹建佛教墳場及佛教醫院。亦是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區總會會長，曾到美國弘法，對世界佛教及海外弘法關注。到處講經弘法，曾開講大乘起信論、法華經、楞嚴經等，在家出家從眾逾萬。

第三任住持增秀大和尚，第四任住持慧命大和尚，第五任住持聖一大和尚，第六任住持初慧大和尚，第七代住持智慧大和尚。歷屆住持皆是有心之士，竭盡所能，為佛教，為寶蓮禪寺奮鬥，使能比其他道場更優勝，亦證人才的重要。